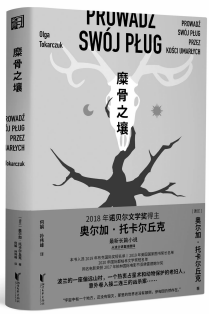


《糜骨之壤》:托卡尔丘克的黑色经典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1月
波三·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 《糜骨之壤》

近日,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糜骨之壤》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首次引进大陆。这部充满悬疑色彩的小说,曾入选2019年布克国际奖短名单、201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长名单、2020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等多种国际文学大奖。

小说从一个叫“大脚”的男人的离奇死亡开始。在波兰边境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隐居着一位身患疾病的老妇人雅尼娜,她精通占星术并热爱动物保护。有一天,雅尼娜的邻居“大脚”被一块小鹿骨头卡住喉咙,死在家里,此后凶案接二连三发生……在这部小说中,托卡尔丘克回归了相对传统的叙事方式,不再碎片化地呈现她的故事,而是在一个“动物复仇案”的外壳下,时而幽默讽刺、时而惊心动魄,又时时迸发智慧光芒,洞穿着生命的真相,并深刻揭示出人并非万物的主宰或中心。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匪夷所思的动物连环复仇杀人案

主人公雅尼娜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她曾经是桥梁建筑工程师,因为病痛的折磨,无法继续建造桥梁,转而做了小学老师。她退休后搬到波兰与捷克边境的一座山村,一边教小孩子英语课,一边替不常居住在这里的邻居们照看房产,同时她还和朋友迪迦一起翻译18世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出于对动物和自然的热爱,雅尼娜常常心怀愤怒地就当地的偷猎事件向警察局写信,然而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复。

小说便从非法狩猎的“大脚”的死亡开始。他被一根小鹿的骨头卡住喉咙,死在自己的家里,雅尼娜赶到案发现场时,外面的雪地里还站着几只小鹿;紧接着,当地的警察局长被发现死在了一口井里,旁边的雪地里还留下了大量鹿蹄印;警察局长死后一个月,狐狸养殖场场长福南特沙克也神秘死亡。种种细节和迹象似乎都表明,这是一场“动物连环复仇杀人案”。循着雅尼娜对三位死者生前的回顾,和对他们死亡过程的推测,当地山林里过度捕猎、非法狩猎的事情也逐渐浮出水面……

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沉重思考

毫无疑问,这场连环杀人案是小说的主线,但在这个谜底不是那么难揭晓的凶杀案之外,小说投注的更多的,是对这个世界,对人与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沉重思考。

雅尼娜给自己认识的每个人都取了奇怪的外号,他们是“大脚”“鬼怪”“好消息”,她养的狗则被称为“小姑娘们”。这是因为,雅尼娜认为外号里暗含着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关系:“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看待他人的方式不同,因此我们有权利给别人起一个我们自认为与之相宜,同时又适用的名字。因此,我们都是有很多名字的人,我们跟多少人发生多少段关系,就有多少个名字。”

占星学也赋予了雅尼娜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她擅长根据星盘解释她的邻居及这些亡者生前的行为和性情,认为宇宙中一切生命体的命运都是受星体的运动影响和主宰的。

这更像一个关于生命平等论的传说,它也承载着雅尼娜对自然界其他生命的看法。雅尼娜认为没有“有用的生物”和“无用的生物”之说。“这是人类对物种进行的一种极不明智的分类。”也正因此,雅尼娜对于发生在普瓦斯科维什的猎杀及虐杀动物的行为才会那么愤怒。作者托卡尔丘克借雅尼娜之口大声疾呼,试图唤醒人类对自身的反思:“被屠杀的动物肉体每天像无止境末日雨一样落在我们城市里,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场雨预示着屠杀、疾病、集体疯狂、思想的堕落与污垢。”

“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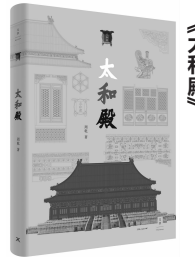
托卡尔丘克对于人类行为、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傲慢的反思,在她的作品中是有着一脉相承的脉络的。在《怪诞故事集》中,就有选择变成狼的女孩的故

事,有反思战争、沐浴月亮光芒而生存的绿孩子的故事;《衣柜》则借程序员之手毁灭又重建了这个世界。托卡尔丘克本人也在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说:“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我们只是成为简单力量的追随者——这些物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力量让我们像僵尸一样。”

而《糜骨之壤》则通过一个更真实的、血淋淋的案件,将这一问题更为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动物的身体被制成鞋子、肉丸、香肠、鞋、沙发、床下的地毯,骨头被熬成汤……肚子上的皮变成了人们肩上的包,保暖用的是动物的皮毛,吃着它们的身体,将它们切成小块放到油锅里炸……这一切的噩梦都是真的吗?这是大规模的杀戮,残忍而冷漠,没有丝毫的反思和良心的谴责。也许思想都慷慨地赋予了哲学和神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杀戮和痛苦已成为常态?我们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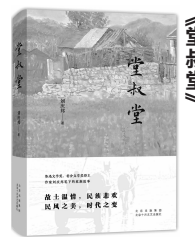
小说波兰语的原著书名来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句“让你的犁头碾过死人的尸骨”,布莱克的诗歌也贯穿于小说全篇。这些神秘而具有寓言性的诗句,跟随着雅尼娜寻找凶手的足迹,一次次启示着我们去思考生命的来源,反思人类的行为,寻找心灵深处还依然存留的天真、善意,和在理性与秩序中日渐丢失的灵性。而托卡尔丘克小说中的预言性和呈现出的未来视野,一次次拓宽着我们的作家和读者的视野,这本新书也同样会令你在倒吸一口冷气的同时感到惊喜。

新书推荐



2020年12月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乾 《太和殿》

太和殿作为故宫中体量、等级都无出其右的建筑,除了宏伟的造型、华美的装饰赋予它极高的审美价值之外,从整体的柱梁、屋顶,再到局部的榫卯、斗拱,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中国古建筑的高超技巧与智慧。本书作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建专家周乾博士曾参加太和殿大修工作,他将带领读者由内到外、由上到下、由整体到局部地了解太和殿设计和建造的巧妙之处。搭配以500幅彩图和背景介绍,从视觉和文化层面将太和殿更为丰满的呈现在读者眼前。



2021年1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刘庆邦 《堂叔堂》

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得主,作家刘庆邦笔下的家族故事。以十二个篇章,讲述了作家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既有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老兵寻根的故事——从亲情的角度,含蓄表达了渴望两岸统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记赚钱的乡村老师刘本魁的故事——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心波动;更有刘楼村第一位党员刘本成讷于言敏于行的故事。通过生动描摹十几位堂叔的群像,展现了我国中原地区百年来的时代变迁,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和人性脉络,以及命运嬗变中不变的民风人情之美。



2021年1月
中信出版社
加拿大阿什莉·奥德兰 《我不该成为母亲》

成为母亲,究竟面临多少困境?为什么幼儿园的孩子对女儿避之不及?游乐场的意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其他人眼中如天使般的孩子,为何只让身为母亲的布莱丝觉得如此邪恶……一切都在揣测和未知中前行,直到小儿子的死,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击碎了婚姻,击碎了生活,也击碎了她对女儿的所有信任。是产后抑郁带来的歇斯底里,还是恶童的仇恨带来的灾难?这本小说透过布莱丝的眼睛,讲述了一个紧张的、扣人心弦的心理悬疑故事,而布莱丝成为母亲所经历的一切,与她所期待的完全不同。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继现象级长篇小说《苔》之后,90后作家周恺《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出版



译林出版社 2021年1月
周恺著 《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

“90后”新锐作家周恺首部短篇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正式推出,收录其创作于2015年前后的十篇短篇力作,既是他的处女作结集,也是继现象级长篇小说《苔》之后问世的第二部代表作品。周恺用十个故事写他创作起步时的遭遇,写青年人“孤独与自由”的困境,写“身体的堕落”与“诗意的纯粹”,也写更宏大的周遭与历史。他关切的主题足够深邃,远离作家自我的一亩三分地,在同代人中鲜有。

《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是何平主编的“现场文丛”中的重要作品,现场文丛瞩目汉语文学未来,遴选35岁以下,年轻态、有潜力、审美品质经得起推敲的青年作家。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一部在写作之初不考虑发表的小说

《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创作背景源于2014年《天南》停刊,周恺“索性不再考虑发表的可能,尽自己想写的写”。“那一年的时间,我果然一篇小说都没发表,没作品。”他白天去电台上班,稿子念得磕磕巴巴,总是被投诉,晚上又在家写着这么一帮无望的人。这段经历在作品里的体现,是一个个“零余者”与“越轨者”的形象:推演自己未来的侦探小说家、聚会前夜突然失踪的杂志社主编、在公墓旁搭棚而居的流浪汉、以七个名字经历七段人生的伪装者……

这是一部在写作之初不考虑发表的作品,却写给同样身处困境的读者,因为周恺“在那种对困境的暖昧的迷恋底下还是藏着对好生活的惦记”。

未曾经历,又身处其中

关于《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作家阎连科认为,“这些短篇小说在尝试逃离主流话语和传统的写作方式,飞越各种固定的沉重边界,飞越各种重复单调的表述方式,去寻求一种快感和释放。”这不是一本侦探类型的小说,却处处处理下叙事机关:诗句断章、模糊的面容、令人费解的行止、身体的纠缠、时代的阴

霾,破碎而难以辨认。

“他的虚构叙事中闪烁着80年代先锋诗歌遗产的电磁信号,那是诗句断章、模糊的面容、令人费解的行止、身体的纠缠、时代的阴霾,破碎而难以辨认。”《天南》主编欧阳评价说。

这十篇故事里,贯穿着周恺对当代诗歌和诗人的阅读。25岁时,他爱上了诗歌,写了一系列关于诗人的小说。周恺认为,在七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思考是宏大的,关乎民族,关乎纯粹,而集体语境的内核亦由口号向诗歌过渡。

“他未曾亲历,却把一篇篇故事写得好像身处其中——这正是他作为小说工匠的手艺。”欧阳如是说。

“我并不太愿意风格化”

相比于后期《苔》的历史叙事,周恺在《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里做了更为个性化的、探索性的尝试,内容上打通了小说、语言、诗歌、史料。在内容的跨界与形式的融通背后,周恺探寻的是文学的共同性:“存在于学科中的知识,对创作者而言是有副作用的,它积累了一套阐释世界和观察世界的框架,但如果是一个创作者,框架很容易就变成一条偷懒的捷径,很容易放弃自己的亲身经验,转用别人规定好的视眼去阐释。文学应当更为质朴,某种意义上说,在书写

的时刻,李白、杜甫和但丁是同时代的人,我和莎士比亚也是同时代的人。”

评论家金理和吴天舟将其中的某些文章比作书写与阅读的角力、一场对读者的冒犯实验。“当时我看到这段话还挺受打击的。”周恺的回应是,“我以为这些小说是好读的,我当时做的事和前人做的事是一样的,选择恰当的手法来表现人物与故事,如果非要说是反阅读,那它反的也只是某一类的阅读习惯。”

从2011年开始创作,至今已有一年时间。这是周恺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有他最初的人生印迹和文学关切,或许会成为未来创作的母体。周恺说,自己其后的作品也许在描写人和事上千差万别,但它们在阐释着,虚构的作用何在?“我会把小说比喻成一片久旱逢甘雨的土地,在雨水降临前,土地有着千百条裂缝,这是我们的周遭,或者是历史,顺着裂缝渗透下去的雨水即虚构,雨水的作用不单能使土地愈合,还能使它生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从《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到《苔》,周恺在尝试不同的写作可能性,“我并不太愿意风格化。”或许他已抽身出来,开始琢磨新的小说、新的问题,“我喜欢这个状态,像我儿时崇拜的泥水匠一样,刷完一堵墙,再去刷下一堵。”